

文体汇



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新演艺微信公众号

记者手记

珍贵的生活态度

那天,看到秦飞飞刚送完一车快递,额头带着薄汗,眼里却满是笑意。这个在快递车与舞台间切换的汉子,用行动诠释了“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更让人看见歌声的力量。

生活中,我们大多是平凡的普通人,为了生计奔波,为了责任坚守,常常会把心底的热爱藏起来。秦飞飞也曾如此,但他没有让热爱被生活磨平,而是在忙碌的间隙,让歌声成为生活的调味剂——扛着包裹爬楼时,他用歌声驱散孤单;疲惫迷茫时,他用歌声汲取力量。这份热爱不仅治愈了他自己,也化作了连接他人的纽带,让他的同事们在合唱中拉近了距离,在音乐中拥抱更美好的生活。

秦飞飞的故事里或许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着直抵人心的温暖与力量。从梨园熏陶到快递车上的哼唱,从独自歌唱到带动工友组建乐队,他用歌声和热爱丰富自己的生活,也点亮他人,温暖城市。他让我们看到,平凡不是平庸,歌声既能成为穿越低谷的翅膀,也能化作温暖人心的力量。这份在烟火气中传递美好的执着,正是最珍贵的生活态度,也给每一个为生活打拼的人带去温暖。

吴翔



秦飞飞在工作中

快递员秦飞飞和他的乐队——

乘着歌声的翅膀站上梦想的舞台

秦飞飞(右一)和他的工友在唱歌

新大众文艺

艺中人

2026年元旦,顺丰快递员秦飞飞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清晨7时准时驶出浦东新区康桥镇上的网点,带着包裹穿梭在街巷楼宇;结束一天的收派工作,在夜幕降临之际,他又拎起吉他奔赴演出场地,用歌声点亮观众的夜晚。这般充实又忙碌的生活,秦飞飞乐在其中,在电动车与舞台之间,34岁的他把平凡日子过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



扫码看秦飞飞的故事

爱好 曾藏进心底

秦飞飞的音乐基因,藏在童年的梨园时光里。在老家山东枣庄,秦飞飞的爷爷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柳琴戏艺人。小时候的他,最爱蹲在戏台边,看爷爷扎着马步练身段。“唱戏不是光有好嗓子就行,手眼身法步,哪样都得练,蹲马步能练腰板,腰板直了,唱戏才有精气神。”爷爷的话,他始终记着。

跟着爷爷蹲马步、练眼神的日子里,秦飞飞不仅练出了结实的身板,更把对音乐的热爱悄悄种进了心里。他的父亲也拉得一手好二胡,耳濡目染间,秦飞飞对音乐的喜爱愈发浓厚。

2008年,秦飞飞揣着一腔热血来到上海;2015年,孩子的降生让他肩上多了份沉甸甸的责任。“搞音乐这行,熬人,没个十年八年,出不了头。”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说出的这句话,让他咬了咬牙,把唱歌的爱好藏进心底,转身扎进了快递行业。“至少这份工作,能稳稳扛起一个家的生计。”秦飞飞心里想着。

刚做快递员时,秦飞飞越想多送几单,就越想少跑几趟,每次都

想把一整栋楼的快件都摆在背上。有时,他会一边爬楼梯一边放声歌唱,Beyond的《海阔天空》、汪峰的《怒放的生命》都是他喜欢的。那些激昂的旋律、充满力量的歌词,顺着喉咙涌出,仿佛能驱散所有疲惫,让他重新挺直腰板,一步步坚定地走下去。那些歌声,成了他生活里的光,抚平了他奔波的辛苦,支撑着他走过了艰难的起步阶段。

音乐 能散去疲惫

在快递网点,秦飞飞的歌声是出了名的。午休时,他往板凳上一坐,清一清嗓子就开唱了,同事们则会放下手里的水杯,围过来听他唱。他的歌声就像一阵清风,吹散了大家的疲惫。

日子久了,这把好嗓子被公司和工会发现了:从网点推荐到区级比赛,到2023年、2024年两次站上上海市总工会主办的上海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的舞台,再到被选送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举办的2025年海峡两岸暨港澳职工流行歌曲大赛……他选的都是《我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这种提气

励志的歌。唱的时候,他腰杆挺得笔直,眼神里闪着光,活脱脱就是歌里唱的那个“追逐梦想的少年”。

最让他难忘的,是第一次站上上海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的舞台时,父亲特地从老家赶来为他鼓劲。一曲唱罢,秦飞飞走下台,父亲迎上来,什么都没说,只是伸出手,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那一刻,秦飞飞鼻子一酸,他知道,这一拍是父亲对他最大的认可。

如今,秦飞飞不仅自己唱,还带动了同事一起唱,网点里的歌声越来越多。于是,他干脆牵头组了个乐队,有同事弹吉他,有同事玩贝斯,大家利用下班时间排练,没有专业的设备,就用手机放伴奏;没有宽敞的排练室,就在网点的仓库角落。

“我们玩音乐,不为别的,就图个乐呵,能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有件能放松的事情。”秦飞飞说。每天清晨,他的电动车准时驶出网点,车上的播放器里放着他爱唱的歌。车轮滚滚,歌声嘹亮,这个穿梭在上海街巷的快递员,用脚步丈量着城市,也用歌声温暖着城市。

本报记者 吴翔

重温一段声动往事

《红色电影录音机》
献礼中国电影

聚焦技术根基

《红色电影录音机》(见左图)是一级导演、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崔轶的新作,以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为历史底色,以司徒慧敏等先驱发明“三友式”电影录音机的技术突破为主线,串联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左翼电影小组秘密筹建电通电影公司的壮阔历程。不同于传统历史叙事,此书首次将视角聚焦于红色电影的“技术根基”——在录音设备被国外垄断的年代,司徒慧敏团队自主研发的“三友式”录音机,不仅打破了技术封锁,更让《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等经典影片实现了“声画同步”的艺术突破,为《义勇军进行曲》的灌制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作品通过细腻笔触刻画了夏衍、聂耳、田

汉等文艺先驱的群像,既还原了他们在白色恐怖下秘密创作的惊险细节,也展现了左翼电影人“以胶片为武器,以声音为号角”的救国情怀,呈现了红色电影从技术自立到文化自信、从艺术探索到思想启蒙的演进脉络。

转译红色文化

在对谈中,李亦中、郑大里、陈介安三位“影二代”以及朱枫、沈嘉耀、汤惟杰等电影专家学者指出,崔轶融合小说的叙事张力、电影剧本的场景质感、创作札记的纪实温度,将史料考证与文学想象有机结合,既保证了历史的真实性,又增强了阅读的沉浸感。这种“多文体交织”的创作方式,不仅是对红色题材表达边界的拓展,更是当下跨媒介融合趋势下,红色IP衍生开发的一次成功探索——让严肃

的历史题材通过更具感染力的文学形式,走进年轻读者群体,实现红色文化的当代转译。

说到司徒慧敏的儿子、自己的恩师司徒兆敦,崔轶回忆说:“司徒老师去世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纪念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感受他的精神,使其能在今天的上海电影之城有所延续。”这也是崔轶创作新书的动力。崔轶还围绕“技术与信仰的双重坚守”的主题展开分享,揭秘了创作背后的史料挖掘过程:“为还原‘三友式’录音机的研发细节,我走访了多地档案馆,查阅了司徒慧敏的手稿与电通公司的原始档案,更在百代小楼实地溯源《义勇军进行曲》的灌制场景。希望通过这本书,让读者看到红色电影不仅有激昂的口号,更有扎实的技术支撑和炽热的理想主义。”
本报记者 孙佳音

